

文学类

韦 晓 编

讽刺微型小说60篇

WUJIAO

五角丛书

· 文学 · 艺术 · 生活 · 体育 · 娱乐 ·

■ 也许你一分钟就可以读一篇，而它留给你的思索和回味却要你付出数倍的时间。

本书收中外讽刺幽默微型小说60篇。这些作品有的辛辣，叫人痛快；有的微讽，给人解颐；有的诙谐，让人失笑；有的幽默，令人捧腹。



文化出版社



封面设计：陆震伟

讽刺微型小说 60 篇

韦 晓 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 字数 72,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3,000册

书 号：10077·3061

定 价：0.50元

目 录

插图.....	孟伟哉 (1)
大票子.....	李 明 (3)
严重问题.....	张秀枫 (5)
煮鸡蛋和广播操.....	王 蒙 (7)
赛跑与摔跤.....	王 蒙 (9)
尾巴.....	汪曾祺 (11)
哈哈镜.....	冯骥才 (13)
一个不愿死的人死了.....	克 非 (14)
白吃团的历史功绩.....	克 非 (16)
香烟·精神病.....	姚思源 (18)
由此可见.....	孟伟哉 (20)
客厅里的爆炸.....	白小易 (22)
一个学徒工的支出.....	邓开善 (24)
又及.....	吴若增 (25)
蛋糕的奇遇.....	沈乔生 (26)
提名.....	郑树宗 (28)
断代.....	周克芹 (30)
编辑与小说家斗智.....	陈可雄 (33)
眼睛.....	潘小平 江鳧生 (35)
一个秘书被解职.....	唐 栋 (37)

秘书长和他的秘书·····	徐 慎 (40)
在医院门口·····	姜树茂 (42)
撒谎·····	黄纪华 (44)
偶识·····	王 山 (46)
爸爸的菜谱·····	傅振强 (48)
风流女士·····	那家伦 (50)
中彩·····	王 扶 洪 梅 (52)
“现代派”·····	陶泽时 (55)
电视新闻轶事·····	姜贻斌 (57)
!——?·····	王青伟 (59)
那就是我·····	姜胜群 (61)
神奇的绳子·····	朱士奇 (62)
枯树·····	常利民 (64)
笑脸·····	吉文军 (66)
失眠·····	雪 垞 (68)
这孩子·····	高玉琮 (70)
来访登记簿摘录·····	彭 达 (72)
奇妙的循环不等式·····	滕纬明 (74)
一家之长·····	赵和平 (76)
电话铃又响了·····	夏俊林 (78)
沟堵了·····	张维国 (80)
记者·····	汝荣兴 (82)
疏忽·····	黎 杉 (84)
电话记录·····	关书敏 (86)
怕打引号的老劳模·····	刘兴元 (88)
报表·····	胡金生 (90)
“大锅饭”·····	余颖超 (92)

文凭·····	高 庆 (94)
!!!!!! ·····	路东之 (96)
热电·····	张 斌 (98)
通向文凭的电话·····	盛新阳 (100)
在邮政支局里·····	[俄]契诃夫 (102)
广告生涯十年·····	[美]司各脱·菲茨杰拉德 (105)
果然·····	[日]星新一 (108)
新式食品·····	[加拿大]斯蒂芬·里柯克 (110)
身教言教·····	[苏]B·勃罗多夫 (112)
程序控制的丈夫·····	[南斯拉夫]伊·布德洛 (114)
天才的力量·····	[苏]左琴科 (116)
花园里的独角兽·····	[美]詹姆斯·瑟伯 (118)
我是怎样成为英雄好汉 的·····	[苏]马尔季扬诺夫 (121)

插图

孟伟哉

钱处长夹着公文包，回到家里，发现他二十五岁的儿子小敏正在画一张画。他知道儿子本不会画画，这怎么回事？他走上去一看，果然画得十分拙劣，画面上的那个人完全不合人体比例——躯干正常，头脑小得象个小蒜头。

“唉！这画的算什么？”钱处长放下公文包，又摘帽子和脱大衣。

小敏一笑，说：“爸爸，我这画的就是您呀，您怎么看不出来？”

“胡闹什么！”

“真的，您瞧——”小敏用铅笔指着图画下方写的一行字，将图画递过来。

图画上写的是“父亲的思想史插图之一”。钱处长看罢，惊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敏玩着铅笔，身子靠在沙发上，忽而机敏地弹掉自己棕色皮夹克上的一星烟灰，说：

“这意思就是说：您多年没有头脑，不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没有自己的思想，而现在刚有了一点点

头脑。”

钱处长咧嘴一笑，把图画举到窗前：“是这样吗？”

“是的。”小敏站起来，吸燃一支烟，侃侃而谈，“我刚刚看过您的一些文稿，什么总结啦、报告啦、自我检查啦、在报纸上发的短文啦，统统都是人云亦云，非圣人之言不敢言，没一点儿自己的东西，完全看不到您的个性，只有那么一种虚幻的共性，真是可悲！当然罗，如果从全世界的角度说，整个中国仿佛只有一个头脑在思考的那种年代的那么一种特点，也可以算一种个性，但那岂不是太不幸、太痛苦了吗？您还记得吗？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常常听您讲‘对对口径’、‘查查提法’。”

钱处长听完儿子的话，又瞧瞧那图画，沉吟着点点头，长时间无语。

第二天一早，小敏还没起床，钱处长就来到儿子屋里，也交给儿子一幅画。画的标题是：《儿子的成长史插图之一》。

小敏从被窝里伸出肌肉发达的手臂，举起那画一端详，不禁大笑了：

“爸爸，您把我的脑袋画得象地球仪那么大，而身子画得象一支日本的女式铅笔——这太不够意思了；还有，我的脚呢？”

钱处长习惯地咧嘴一笑，说：“你不是说我有了小蒜头那么大的一个头脑了吗？这画就是我对你的观察与思考。”

大票子

李 明

“哎呀，这么大的票子，找不开……”

“那好吧，下集一块儿给……”

这带有歉意的、推诿的、心照不宣的声音，一大早就在集市的上空迭起，从鱼市扯到青菜市，再扯到肉市。中国人民银行现今到底发行了怎样的大票子？莫非类似那张闻名世界的“百万英镑”？

这小集镇真是太小了，五花八门的行当大都只有一人经营，因而人们习惯上以行当代名，简单而明了。比如：王邮电，邵银行，葛剃头，李饭店，赵食品……“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招牌那么长，其主管者也竟是一人，援例就该叫他“傅打击”了。一次，南村来卖鱼的小伙子双锁，错喊了一声“傅投机”，不仅挨了一巴掌，鱼也全被没收了。据脑瓜聪明的人士察颜观色地揣测，老傅不喜欢他那个“傅”字，大概有“副职”之嫌——明明鼻子就是最高的，上边哪还有什么正职呢？于是人们改称他为“老打”。从此，应者欢欣，喊者也从容自如了。

此刻，那张谁也找不开的大票子就夹在老打的

两枚粗粗的指头间。并非什么百万英镑，票值也就是拾元而已。那张票子卷了边儿，秃了拐儿，布满星星点点的油渍，显然经过了无数人的手。然而，它在老打手里，尽管每日换来不少的生活必需品，但始终还是捏在他的手里，其原因就是找不开。

一大早生意刚上市，拿张十元票去买几角钱的青菜、萝卜，确实令卖者难办，可老打却每集都在这时候夹着这张票子走来，鸡、鱼、肉、蛋，白菜、生姜、大葱，一样挨一样地进入他的菜篮，但那张票子永远夹在两指头间。而且有着规范动作和语言以及表情。

“给！”老打将夹着票子的手指伸到卖者的鼻子跟前，显然是真心实意地要付钱了。

“哎呀，找不开……”卖者用秤杆儿一挡，样子有些为难，其实也真叫他为难。

老打立即捏着票子在空中划一个弧，似乎也有些为难。但旋即收回手，掷过去一支烟，表情渐渐坦然了：“那好吧……”

待到所有该采购的都采购齐全，老打便收起那张大票子，安然地往回走，腰杆儿挺得很直，头也扬得很高。

“下集……”生意人暗暗在心里嘀咕，“但愿下集不要再碰上他……”然而，碰不上他的只有原先卖鱼的双锁，市场开放好几年了，就因为他曾经找开老打的大票子，所以仍然不能再来卖鱼。

严重问题

张秀枫

星期六下午，到任一个月的甄局长亲自主持召开了机关生活会。他说，今天他要搞点“特权”，请大家专门给他提意见，越尖锐越好，道听途说也无妨，就是不要听颂歌。然而，多数发言不过是不痛不痒的“温吞水”，偶有几下重锤也是鼓槌举得高高，落下来却变成了蜻蜓点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

会议进行到两小时后，卡了壳了。偌大个会议室烟雾腾腾，暖气“啞儿啞儿”地叫得烦人。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谁也不想说。有人悄悄地瞟着一直阴沉着脸的甄局长，只等他一发话就收摊撒丫子。

“我提点——”

突然，秘书科的副科长严志广打破了沉默。“唰”地一下，大家把惊诧的目光全都对准了他。

这位严副科长年方四十，赤红面子，连鼻子也红得发紫，因而他有一个当年曾令人艳羡不已的绰号——严红，并以长于抬轿而蜚声局内外。开会以来，他一直保持缄默，现在却一反常态，突然也要“提点”，真好象甩出了一颗氢弹。

“我考虑了很长时间，脑子里公与私也斗争了很长时间，想来想去，我还是要说。不要面子要真理嘛！我给甄局长提点意见，是个严重问题……”

开场白就非同小可。大家的脑神经全都绷得紧紧的，连爱喝茶的人也不敢喝了，唯恐喝茶水的声音影响了听觉效果。

“这个严重问题如果不解决，将要影响到党的事业，因此我打消了顾虑，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

正如观察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大家的眼睛瞪得溜溜圆，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了。严副科长神情庄重，推了推琇琅架眼镜，又一板一眼地接着说：

“甄局长到局一个月来，早来晚走，兢兢业业，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长此以往，将要影响健康，作为一位老干部，身体并不是自己的，而是党的，是党的宝贵财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糟蹋党的宝贵财富呢？难道这不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吗？……”

关子卖完，终于亮了相。全部发言充满了严密的逻辑，毫不含糊的推理和丰富的感情……

这回，轮上大家“唰”地一下把眼光对准这位“随便糟蹋党的宝贵财富”的甄局长了。他听着，记着，直到严志广讲完，他才慢慢走到窗前，“嘭”地一声推开了窗户。顿时，一股夹着雪花的凉气涌了进来，烟雾随着慢慢地向外飘散。他咬了咬嘴唇，仿佛在痛苦地抑制自己，然后，他把几张记录纸从本子上撕下来，交给打字员，说：“请把严志广同志的发言打印一百份。它也许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告诉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什么是‘严重问题’……”

煮鸡蛋和广播操

王 蒙

我的爸爸博学多艺，诲人不倦，多年来，他亲自培养我、训练我，想把我造就成为一个人才。

他教我文学，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唐诗三百首》，在他的训练下，我已经做到倒背如流了。每当我试图读一本新书的时候，他就会发怒，他愤愤地质问说：“难道你自认为你已经把唐诗三百首全部学通了么？你难道自认为已经融汇贯通了唐诗三百首的全部奥妙、技法、韵律、对偶、炼字、炼意、诗眼、诗味、境界、品格……以及其它等等了么？难道你认为你的诗已经比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李商隐、杜牧……写得还好，你的水平已经超过了那些诗仙诗圣了么？你难道认为唐诗已经过时了么？”

他教我唱歌，他最喜欢的一只歌是《苏武牧羊》，每当我试图学唱一只别的歌的时候，他就愤怒地质问道：“难道你认为你已经把《苏武牧羊》唱好了，唱到家了，可以打一百一十分了么……”

他教我体操——广播体操第一套。每当我想学习新的五套广播操的时候，他就振振有词，言之成理

地问道：“难道第一套操你已经做够了，再不需要改进，再不需要练习了？难道第一套操已经配不上你这个一米六的小个子了？难道……”

他给我吃煮鸡蛋。当我提出是不是可以吃炒鸡蛋或者鸡蛋糕的时候，他驳斥我说：“难道你就不需要煮鸡蛋了么？你难道要抛弃供给了你那么多卡路里和动物性蛋白以及维生素 A、D 的煮鸡蛋了吗？”

在爸爸的雄辩的“难道”下，我至今只看过一本书：《唐诗三百首》。只会唱一只歌：《苏武牧羊》。只会做一套体操：第一套广播体操。只吃过一种菜肴：煮鸡蛋。

赛跑与摔跤

王 蒙

话说某年某月，A地与B地都开展起来了赛跑运动。A地跑得最快的人叫做A甲，屡得冠军，人们议论纷纷。盖人皆好胜，活着才有意思，A乙、A丙、A丁等运动员，对A甲甚不服气，于是都加紧了锻炼，提高了跑速。A甲见此情况不敢怠慢，放弃了休假，推迟了婚期，为保持冠军荣誉而咬牙流汗。结果A甲、A乙、A丙、A丁等数位运动员，你争我赶，各不相让，愈跑愈快。风气所及，A地的老人小孩，以至瞎子跛子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练起跑步、竞走来了，一个个儿龙腾虎跃，甚见精神。

B地跑得最快的是B甲，同样，B乙、B丙、B丁等甚不服气，赛了几次，都赶不上B甲。B乙心生一计，他不去练跑(因为他觉得跑也追不上B甲)而去练使绊子，信号枪一响，他飞出一脚横在B甲跟前，果然把B甲绊了一个马趴；结果，B甲与B乙都没能跑快，B丙得了第一。见此情状，B乙在下一次比赛时又改绊B丙。这样绊了几次，几个人都火了，眼睛也红了，也忘了是谁起的头了，互相都处心积虑地去

暗算别人。于是，B地的赛跑出现了奇观，信号枪一响，不见有人冲向前去，但见你绊我的腿，我抄你的拐子，以及搂腰的、拽裤腿的、扔石头子儿的，无奇不有，劈里拍啦，响过之后倒的倒，歪的歪，滚的滚，爬的爬。谁也不用想走动一步，更不用说跑了。

体委某负责人见到这种情况，便因地制宜地加以疏导，建议B地暂停赛跑，改为开展摔跤与拳击比赛，欲知B地运动员是否在摔跤、拳击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且听下回分解。

尾 巴

汪曾祺

人事顾问老黄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工厂里本来没有“人事顾问”这种奇怪的职务，只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多年人事工作，肚子里有一部活档案；近二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时常闹一点腰酸腿疼，血压偏高，就自己要求当了顾问，所顾的也还多半是人事方面的问题，因此大家叫他人事顾问，这本是个外号，但是听起来倒象是个正式职称似的。有关人事工作的会议，只要他能来，他是都来的。来了，有时也发言，有时不发言。他的发言有人爱听，有人不爱听。他看的杂书很多，爱讲故事。在很严肃的会上有时也讲故事。下面就是他讲的故事之一。

厂里准备把一个姓林的工程师提升为总工程师，领导层意见不一，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已经开了多次会，定不下来。赞成的意见不必说了，反对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

一、他家庭出身不好，是资本家；

二、社会关系复杂，有海外关系；有个堂兄还在台湾；

三、反右时有右派言论；

四、群众关系不太好，说话有时很尖刻……

其中反对最力的是一个姓董的人事科长，此人爱激动，他又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每次都是满脸通红地说：“知识分子！哼！知识分子！”翻来复去，只是这一句话。

人事顾问听了几次会，没有表态。党委书记说：“老黄，你也说两句！”老黄慢条斯理地说：“我讲一个故事吧——

“从前，有一个人，叫做艾子。艾子有一回坐船，船停在江边。半夜里，艾子听见江底下一片哭声。仔细一听，是一群水族在哭。艾子问：‘你们哭什么？’水族们说：‘龙王有令，水族中凡是有尾巴的都要杀掉，我们都是尾巴的，所以在这里哭。’艾子听了，深表同情。艾子看看，有一只蛤蟆也在哭，艾子很奇怪，问这蛤蟆：‘你哭什么呢？你却没有尾巴！’蛤蟆说：‘我怕龙王要追查起我当蝌蚪时候的事儿呀！’”